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史十四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著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綱內

了齋關子齋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

中始與十哲合為坐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

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

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所案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瑾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云縉雲孔子廟云云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

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

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蜀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

唐書蜀賓傳蜀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羸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擢兵振伏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

載同一事原注或謂太宗以既効自滿非也○全注是正又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臣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文冠徵之力也陳氏書錄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闕案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

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

其功業稱其矣淫辭之溺人也

宗聖訓亦云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原注温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集證玉海三十一金石錄有太宗温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周書虞世南傳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

神

神

神

神

神

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法。唐會要五十五。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穰

唐書張公

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穰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樂書將弒厲公

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事見成公十年左傳太宗臨湖殿之變

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博謀英衛

無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辭耳闕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所案容齋續筆高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樂書荀偃執公召士句白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子二子竟弒公而不敢以白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與建成元志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

唐會要五十五貞觀七年王謂侍臣曰朕嘗戲作艷詩以南道表諫曰陛下之所為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瓜分廢唐成俗此為國之利賜金繼和請不守詔旨羣臣皆為天下何憂不法

唐太宗時房玄齡奏請州東史言曰雖守大吐克乖作

###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

素魏郡湯陰人也署領

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歲餘糧食乏絕為左右所害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聞我藝祖

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

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宋制尤渾厚○所案此制劉原父之辭見公是集大哉

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

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

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也。坊案東坡書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穰

坊案唐書張公

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穰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為投機乎晉樂書將弑厲公

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事見成公十年左傳太宗臨湖殿之變

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博謀英衛

無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辭耳闕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坊案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樂書首偃執公召士句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尺而况君乎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句厥為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與建成元志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

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太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坊案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義門謂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坊案隋書誠節傳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署領

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歲餘糧食乏絕為左右所害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聞我藝祖

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

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宋制允渾厚○坊案此制劉原父之辭見公是集大哉

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

代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

等文字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表祭傳

望所以為開創一統之規模也○所景宋周密齊東野語曰舊傳其千之學

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為韓瞪眼立傳

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暉子融

又博採諸家之說做張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

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

贈通制為首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

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

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方之系移互崗揚年十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何云房二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何云

九年方樸山云秦檜相宋亦十九年閣按唐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所案李德裕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平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

風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

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

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

簡子之夢皆此類全云正論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

驚曰龍腫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秘識

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

而夷唐子孫且盡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

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

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敷適余將以其胃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高宗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

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

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時為龜中

宗初罷佩龜復給以魚羅願爾翼唐律民間取鯉即於責者杖六十號鯉為

赤鯁公以國氏李諱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象鯁。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中宗神龍元年，依舊式佩魚袋。

治平宋英宗年號末年始鬻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

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閣按裴冕傳，食貨志則

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

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惡之，惡之不可拚如是，臧

堅以刑人之言為辱。事見襄公七年左傳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

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閣按紹京起家錄事，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也。○折案唐書鍾紹

京傳，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中書令，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官者

傳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為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益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聖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開府，小兒肅宗任以肱膂。事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蔭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幾有

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三十二有薰所撰仇士良碑云：孰稱

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

殊庸，以七松處士而兼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

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年號五年，念功錄舊

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

美乎？宣宗所褒美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原注：宣宗名章，漢問內侍



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桀之黨歟○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先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叙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蔣松于廷號七松處士云又官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興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廉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 甘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 韋澳唐書有傳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

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

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圻案唐書席豫傳豫字建侯襄陽人從河南拜吏部侍郎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耶又安祿山傳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

### 容齋續筆

○案容齋宋洪邁號著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

### 辨嚴武無

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

宜其失實也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

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林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急躁嘗醉登武林斥其武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綢及八哀詩記室延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莫倚善題鵬鴒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前說嚴挺之傳挺之名俊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眾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欽定四庫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摭撰摭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



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人大概  
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  
吹雜說不足信也全云胡身之亦辨之。所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李宗閣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閣黨也嘗詣宗閣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悰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閣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致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朝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其謀議援古為質家哀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佑傳歐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圓相  
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  
大字眾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為相加集賢大學  
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為辭傳誤

獨覺察雜記明皇以張說為  
大學士說曰學士李泌為大相  
中宗寵大臣乃有之德宗心  
李泌為大學士必言學士加大  
始中宗時張說固諱乃以學  
士知院事皆因為大學士亦  
以爲諱而此蓋承唐書之誤

方樸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所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李宗閣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閣黨也嘗詣宗閣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悰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閣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致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朝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其謀議援古為質家哀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佑傳歐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所記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致堂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

事見通鑑  
開元四年

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

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

副言也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坊案唐書韋嗣立傳嗣立子

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擢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為侍中於今數千載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張昭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翱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

不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

以利心量君子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

全云陸遊作

老學菴筆記云舊制兩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見筆愚觀李文簡名燾字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

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

在上大歷代宗四年改元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

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元坊

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玉海一百二十一載神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宗費家梁谿漫志云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平章

書錄解題一段移錄在末



唐書李靖傳一段移錄左

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省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與李仁甫之說不合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 今問對出阮

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坊案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

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代國公改衛國公卒諡景武宋何遜春渚紀聞曰東坡嘗言世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皆阮逸偽撰老蘇曾見其草本通考兵考卷一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舛錯訛舛又官號名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曹收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對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唐六典 太子令書畫諾 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在春坊左庶子三人正四品中允二人正五品

唐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 本朝至道 宋太祖二十一年改元至道

初改為準 此東宮畫諾也陸

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

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 晉元

帝為琅琊王批鳳尾諾 南齊江夏

王學鳳尾諾 南齊江夏王鐸傳鐸年四歲性整好學書每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祖使學

鳳諾尾諾一學即王高帝大悅以王麒麟賜之曰麒麟價鳳尾矣宋王琳野客叢書云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則諸

王亦畫諾矣 何云上事行句 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

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

作大諾 晉書後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詔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竊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梁武以為江州刺史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

訟唯作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元所集之書 南史 後漢書

南史陳伯之傳云

宋晁公武曰六典蓋唐初洛之書也或以此而稱成於開元間而云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宋晁公武曰六典

南豐乞賜唐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

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

述作者

元所案書錄解題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題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撰明王仁壽重刻六典叙曰唐以中石門下各書三卷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惟分領猶尚古之舊而內閣則總於中書通政給事則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

三十四年

六年制策

原注吳武平撰全云名宿

錢穀大計也韋賢之

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以質為賢

闕按今

韋賢賢正作質○元所案謂武平名宿常如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謚文恭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矣傳本四庫全書從永宋大典哀輯定為四十卷此條所引兼向不見集中蓋已佚矣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述作者

元所案程泰之攷古編九韋述集賢記注開元詔修六典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

樂天詩曰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士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置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是陽城當援六典為奏得罷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通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難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明王氏鑿重刻六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分衆職品職動階以叙厚祿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初論唐制精審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以不傳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李涪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雜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威茂也芟雜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大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履儀以已率眾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儀制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浸廢耳

人蓋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揆慶後錄作十三人蓋符守室宰相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揆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

李况少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為成在開元間而云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李况少武曰六典

南豐

乞賜唐六典狀

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

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

述作者

元所書錄解題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題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撰明王昶重刻六典叙曰唐以中石門下各書三有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所分預備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總其中通政給事則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嘉祐

三十四年改元嘉祐

六年制策

原注吳武平撰全云名宿

錢穀大計也韋賢之

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以質為賢

韋賢賢正作質○元所書錄解題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題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撰明王昶重刻六典叙曰唐副使謚文恭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文多傳奉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定為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元

城案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為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辰前祭酒劉秩為閬州刺史房琯黨

也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為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辰前祭酒劉秩為閬州刺史房琯黨

廷寄下愧問里民秩積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

以人廢城案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

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

狀頭有李肱

闕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八韻長律登第者○元所書錄解題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題御撰李林甫等奉勅撰明王昶重刻六典叙曰唐

乃云宗室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傳業傳後止叙適之峴勉夷簡

程石回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一作一傳何耶唐宗室宰相本十一

人蓋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揮塵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揆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

闕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



弟附見石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闕案考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廔制科

出身官終著作郎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廣至魏彥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

集證晁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

仕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通玉海百十六本朝制舉

入三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禄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

人夏竦至范百禄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汪應辰

薦李廔七年台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四朝聞見錄

翰林汪公以屋應詔名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

論合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折案唐書選舉志

上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

唐興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

能文學之士或高臨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闕拔山絕藝

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

類其名最著邵氏聞見錄富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宋高似孫唐科名記止六十三

科見說部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元折案

洪興祖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制舉之策其書於

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顏子不貳過論制舉之策其書於

史者唯劉蕡一篇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林世意文

宗太和二年舉賢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

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睚不敢

取不在科目之得失也闕案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

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

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

李燾傳于屋試賢良方正植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所此科者惟

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

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于屋孰習焉

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

而莫辨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不同元折案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原注見鄴侯家傳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所  
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家員做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

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

做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

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所案唐書李泌傳泌字

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做者九歲升坐詞辨  
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做跪奏臣  
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吳縝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  
做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做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做以八年始生何緣  
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做不啻九歲  
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為應物傳叙其家世云夏

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

唐書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

同名歟當攷闕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珣傳唐尚詩歌而新舊唐

子冲隋戶部尚書冲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  
鸞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新案唐書文藝傳叙云若韋應物沈亞之闕防祖  
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詰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  
天寶間充宿衛扈從遊幸頗任俠負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  
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  
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唐書韋挺傳子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  
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侯補傳云仕隋封扶陽侯公亦不合令  
儀生鸞宰相世系表作鑿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  
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駝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宋朱長文云沈作詰云

劉闢亂於蜀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

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戣並稱欲其著書編為一

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所案唐書

宋朱長文吳郡國經續  
記上希公以法德為唐人  
而李天下歸曰希蘇州常  
貞元時為郡於此人稍以  
安又於賓儒士招泡獨預  
况劉長卿邱丹秦系岐  
鉉之儔類見折引与之酬  
唱史賢於人遠矣沈  
作詰字明遠號嵩山湖州人紹興  
五年進士第授評石江西陳司幹  
百

宗元年

戲

沈作詰云

所案唐書

舉傳闕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章舉府舉卒闕主後務諷諸將徵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闕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符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闕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著作即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七典慶宮在皇城之東南注此初於唐山第第甲名協聖佛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者心

池用表終教尺常有雲氣或見其龍出其中邑景龍中洛後出小水其治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甲中遂移居遂鴻洞為龍池云蓋符命之先也

曾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昭季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之舊真京師奕燿之所傍無寶澤中忽濫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本書簡明目錄地理類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久已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川水都邑皆有圖說

###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闕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

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刑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婿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據岳自叙以時之所尚者蓋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二卷朱子語錄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

舉傳闕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章畢府畢卒闕主後務諷諸將徽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四川節度使闕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符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闕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庚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著作即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齡九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

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沂蒙唐徐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

曾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昭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扈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寶澤中忽濫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彙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久已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川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闕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

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所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婿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據岳自叙以時之所尚者蓋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二卷朱子語錄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

舉傳闕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臯卒闕主後務諷諸將徵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四川節度使闕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符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獎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闕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著作即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七典慶宮在皇城之東南注此稱於唐地第第甲名協聖碑而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為心也周襄終教尺常有雲氣或見其龍出其中邑果龍中潛後出亦史治後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年歲而甲中遂移居遂鴻回為龍池子孟符命之先也

曾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昭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屋之舊真京師煥燿之所傍無寶澤中忽溢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彙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久已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川水都邑皆有圖說

###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闕後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集證按鄭推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

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婿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據岳自叙以時之所尚者蓋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

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程撰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程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明與章自寺文得失著

四凡國忌日兩宋定大寺觀名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齋所宋文云五品以上與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詢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坊案宋姚寬西溪叢語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未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宋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開天禧中實正固奉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現式國朝至今因之崔蠡崔寧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不能出坊案唐書宦者仇士良傳

宗和論國忌疏曰伏見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慰訖成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真蔬解臣竊思之禮尤不經

帝問周墀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所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

昇元積浸潤之內愚謂積在穆宗時昇在

憲宗時非文宗事也坊案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唐書程昇傳昇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長慶穆宗年號積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

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

允蹈之元所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臨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閣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坊案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

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程撰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程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詢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坊案宋姚寬西溪叢語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燻手或以香未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宋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開天禧中實正固奉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崔蠡崔寧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

誠齋易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不能出坊案唐書宦者仇士良傳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慰訖成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真蔬饌巨竊思之禮尤不經

帝問周墀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所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何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

異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

憲宗時非文宗事也坊案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唐書程異傳昇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長慶穆宗年號稹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稹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

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

允蹈之元所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臨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闕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坊案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

唐李肇國史補揚州舊有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

###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

陰人拜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館儉約造之者清談終君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數百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高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移爐於揚州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大早祠龍鏡即得雨舊唐書德宗紀揚州每年貢端又千秋節進鏡折案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壬子獻 滴水李氏復

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十字面徑八寸重

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於祭皆就此日名為賽廟

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

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露食之

又荆楚風

土記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亦松子以囊盛栢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元和

咸通迎佛骨者三閩按癸丑冬薄遊沂隴經過扶風縣壯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

憂王寺扁尚存何本載闕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

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可據折案印博聞見後錄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前



唐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  
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  
所鑄也

陰人拜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縮儉約造之者清談終畧欲干以私聞其  
言必內愧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日  
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數百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

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局戶三日  
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移爐於揚州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  
之大早祠龍鏡即得雨 舊唐書德宗紀揚州每年貢端 又千秋節進  
午日江心所鑄鏡龍之 鏡 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千秋金鏡錄上之  
滴 水 李 氏 復

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十字面徑八寸重

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 折景唐會要開元十七  
年八月五日丞相上請

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羣臣獻壽酒王公戚里 華山記云宏農鄧  
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

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露食之 又荆楚風

折景梁吳均續齊諧記云見童子執五絲囊承栢葉上露 紹問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使失所在

土記以五絲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栢露  
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貞元元和

咸通 迎佛骨者三 貞元元和

憂王寺扁尚存向本載闕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  
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可據 折案即博聞見後錄八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  
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 十月終義寧隋恭帝年號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

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

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唐書藝文志亦不著錄畧

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唐書文藝傳蕭穎士字茂

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始有漢三畫次我唐三畫以續唐虞書史其修文宗明章之後家齊後魏二宋齊已還南此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二十代詔策章疏必稱禮忠臣之稱遂武士之權謀歎而刊之以以年代以續三五南周秦魯之篇是續尚書已有成書大男列著通典標畧年三災臨回蕭以史書為繁尤累子長之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史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打今志未就而殺據此則穎士此書實未成也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

補錄於末

楊文莊公徽之

傳不載其謚 何云焯按東都事畧云其後仁宗以徽

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闕文不及見也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

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

錢氏大昕曰文臣謚見宋徽宗春明退朝錄

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

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所撰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

元 坊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出說文引虞書棋三百

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出說文引虞書棋三百

美戴礼小辨篇支之國十秋之爰由不可改也而况天下之言乎

此系補錄於末其聲

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教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

尚奇類此方樸山鄭箋勇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鄭云音賜非箋

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撰銳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曰撰空物盡者曰更篇宣孟謂亂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起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銳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

元 十月終義寧 隋恭帝年號 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

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

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 唐書藝文志亦不著錄 畧

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所案唐書文藝傳蕭穎士字茂挺梁都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

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衷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

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諸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

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唐李華三賢論曰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

年陳事而為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致據此則穎士此書實未成也蕭穎士進續尚書表

楊文莊公徽之 闕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何云焯按東都事畧云其後仁宗以徽

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莊此書近始重開闕文不及見也 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

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

錢氏大所曰文莊謚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

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所撰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大中宣宗年號 宋敏求續為後錄五卷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 所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年卒帝數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出說文引虞書棋三百

見其不逮再棋矣恨不許少間以究其壽 出說文引虞書棋三百

有六旬 集證說文未部棋復其時也从木其聲 李密傳教庾之藏有時而賜 闕按今

所安何云賜斯義切所案唐書李密傳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典洛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教庾之藏有時而賜粟竭

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出詩王赫斯怒箋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

尚奇類此 方樸山鄭箋勇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鄭去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

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撰銳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曰撰空物盡者曰

更篇宣孟謂散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起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銳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

奇澀殆類此戶銑谿體識者病之〇元所集云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

論原注畧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馬總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刑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祖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倖事說實直載其詞

唐書李翱傳元和初為史館修撰建言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益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具見不則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使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

誤者歐陽公為范文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

從碑誤也折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政府而朝正案牘具有存已行之月念七

唐會要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書史館以記錄為職舊例皆取行狀摭錄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死門生即其故吏苟以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考功定福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福

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

草李微之閣按微之名心傳并研人辨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

四年二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

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名浚行狀其後語門人

云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後看光堯閣按光堯高宗

尊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錢氏大昕曰學士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右正言劾制誥拜

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元所集云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畧

論原注畧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畧論五卷晁氏志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倖事說實直載其詞

唐書李翱傳元和初為史館修撰建言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益牒然其為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於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見不則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更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

誤者歐陽公為范文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

從碑誤也折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

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文正此疏不載集中釋文瑩湘山續湘山野錄載其畧云屈萬乘之尊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弱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大宮履長之慶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東坡為張文定銘云神宗問元昊初

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

草李微之闕按微之名心傳并研人辨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

四年十一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為學

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朱文公為張忠獻名行狀其後語門人

云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後看光堯闕按光堯高宗

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錢氏大昕曰學士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右正言劾制誥拜



歐陽公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其為狎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

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

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驚叛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 雜木昌政古編 今本程大昌政古編 亦此條所引之文豈致右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原注管華松阮亦然○所案宋歐陽公

王楙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于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輩又何慙於退之也

唐唐亦有蔡京

原注唐道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婪殊京始末見雲漢及議

此蔡京名氏之同者有桓彝晉亦有桓彝

書今階之弟見孫綽傳○何注本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

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闕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洛陽一王匡為更始攻洛陽集證雲漢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為有史才奏遣制置鎮南使事為政苛慘闔境怨之貶崖州同官不肯之官救贖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一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買半千請道有兩毛遂魯

子曾參遂母南且惡沈在行路○元所案

原君谷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

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唐文粹載員半千隴右途中遇死後詩云茲有兩毛遂魯南二勇參慈母猶且惡沈在行路心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

原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

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

歐陽公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其為狎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為道不同猶夷夏也

###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原注管華松阮亦然○齊案宋歐陽公

王淋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末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對也

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驚叛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 雜木昌政古編今本程大昌故古編之此條所引之文豈致右編固有佚文耶

###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

桑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見所害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 魏以堯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 魏錄曰晉武帝問 薛榮吳之名臣堯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何注亦出裴松之引漢晉書 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 國龍亢太補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 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峻遣韓晃進軍攻彝 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見所害 薛榮隱天平公座中至今孤令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祀 御史擬休官本釋云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 原君谷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 唐文粹載員年千隴石途中遺死後詩云趙有西毛遂曾聞二勇參差母補且惑况在行跡心 漢書平原君傳嚴厲 曹參事見史記甘茂傳平原君客毛遂為平

###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

所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 鑑唐紀 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哀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



俸歲約十五萬 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

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

寶箴用之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社牧所作方元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

隆為沈約也

闕按宋書傅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

無。弄案宋書傅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

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卒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

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

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

詢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瑤逮邁凡八葉宰相

在民厥終無大惡以覆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瑤逮邁凡八葉宰相名

德相望與唐感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德相望與唐感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又新舊通鑑音紀  
高帝建元二年虞阮  
之表以為元嘉中阮悅  
孫大友傳隆年過七十  
沈手自書籍躬加檢  
校分以亦治取正必在  
勅明令長宜  
二十七年籍為正  
明科一經音檢

容齋五筆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猛言太宗實錄事六省餘皆選理  
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惟傳味又不載此文但云太宗以民懷而求隱其辭  
其提理而已通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極福事此故以之及治天下不以天下  
北諸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得傳誦蓋古為四  
國百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為幸事誅皆失之矣  
御覽舊唐書全載此歲以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

中擢進士第傳宗

德相望與唐感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俸歲約十五萬 六千餘緡 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

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

常蒙衣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為刑部尚書 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

寶箴用之 也魏文帝與其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見唐書文義藝謝偃傳太宗時上太寶箴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社牧所作方元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傅

隆為沈約也 閣按宋書傅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

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音記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

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

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

詢訪 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為淳熙集證孫可之

讀開元雜報推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

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

此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

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

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元折案孫習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

蕭遺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

出唐史云自瑤逮邁凡八葉宰相 坊案唐書蕭瑤傳贊曰

又齊通鑑音記 高帝建元二年虞阮 之表以為元嘉中阮 杯大友傳隆年出十 秋手日書籍躬加後 校之於水治取正也 勅明令長宜八子 二十七年籍為正身主 明科一輕百餘

在民厥終無大惡以覆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瑤逮邁凡八葉宰相名 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邁字得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僖宗

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

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嵩相元宗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實相懿宗道相僖宗瑤相高祖道詩云九葉不數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鄴

###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見所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叙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主倭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廚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

可乎漢以祿莽闕梁亂天下國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今不取 呂成公說

###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運圖卷六王起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本傳言起五廣五位圖志載

餽職策曰唐元宗欽逢此崇之舊德夙成起於屬籍而相之崇歷述十事舉其諸而位就位仇敵相立則有盟市道相獎則有洵卷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由要約示呀何為也此則尚氏之說也且引鄒智孫之說

### 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撰然驚歎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擬

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云九葉宰相世系表梁真陽侯之

後有鄴相宣宗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

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闕按通鑑不取非也明

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見折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叙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主臣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彘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

可乎漢以祿莽闕亂天下國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今不取 呂成公試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折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

運圖卷六王起廣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尊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案本傳言起五廣五位圖志載王氏五位圖十卷注云王起又載廣五運注云卷亡則二書皆起撰也其書本以五運為序故亦名五運歟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名見金鑿殿奏

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折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所撰頌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讒

裴度折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綴

拾成篇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為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舊書不合也餘注已見卷八

朝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注見前而昶子紹衮皆

擢第衮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所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六雀

豹古金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景為集賢校理吏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景公于也○集證瞿祐歸田詩話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紹衮咸通四年進士衮七年進士○唐王定保撫言十三韓衮咸通七年趙騰下狀元及第又曰趙騰試被衣以象天賦或為

孔戮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注原

見昌黎集○所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公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之屬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松卿云華州野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通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所案白夫而言也○元稹為越州復奏罷之居易元稹墓誌曰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為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稹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

闕按亦見本人集狀中  
唐學國史補亦載其事

道路歌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闕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

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九年復令供進至孔戮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戮再罷再罷於元和九年其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卿邦故實。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史附于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垆誌然炕之

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

其澤所案昌黎畢君墓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有為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

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垆家破時垆生始四歲與其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垆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

謹廉而神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

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此河通釋曰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元宗始聞

龍款曰河北二十四郡去一忠臣耶自注畢炕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二十四郡之忠臣不獨平原常山也此條楊升菴集全襲其說

廣德代宗年號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程元

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試制科謂其有

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

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

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

載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鄆縣

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

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

疏以翰林故事改之伉是時為學士非待詔也何云

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

通鑑唐紀九宗天寶三載三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迺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

藝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且陳兵王氏特著之則為賤

後之為詞臣者也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奔撰翰林故事一

卷唐書執誼撰所案唐書官者程元振傳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

詔柳伉上疏曰大戎以數萬眾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

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集證唐書何易于傳全據此

襄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請嚴得史法

有補治道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集

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翹得愈之醜而湜得愈之奇崛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史

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提稍有意為奇推則視  
提益有努力為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與讀書志引蘇軾之  
言稱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其論甚微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為首林寶原序之文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

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邱茅夷指為複

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姓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

所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卷唐林寶撰寶  
濟南人官朝義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  
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  
於今者賴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  
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椿哀次之名世字元亞  
臨川人李心傳繫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鄧名世赴行在以  
御史劉大中薦也四年三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國語為主自風  
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挾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  
甚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何云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安得晉時猶有子在竟米事誣閻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讓美之  
罪微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  
非辨其誣也其實二句純用此史柳蚪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  
之論全云班固自叙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讓美集證史通  
曲筆篇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所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  
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為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  
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晉書  
陳壽傳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寬于斛米見與當為  
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

所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

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

貴族所案史通序時篇令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僕有  
五始初成一字如賤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指紳咸誦

夫孫盛紀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

宋王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

厥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

等事見宋書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劬注原

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豫臬境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闕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醜毒

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劬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叙事篇

云裴子野宋略王劬齊志二家並長於叙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劬之抗

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劬表充傳兩傳惟錄其說辭妄

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論惑累累言王劬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

劬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劬正緣不悟此旨耳

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二十二卷北史王劬傳劬字

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隋書王劬傳劬撰隋

書十八卷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劬知幾奏記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

取嫉權豪手實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方

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全云符堅欲待晉師未濟而擊之亦兵法其敗則有天馬見圻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晟每戰必

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標為賊

餅哉晟曰向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

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全云俗

南史王韶之弟休泰持涉多閩初為謝安奏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誅言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

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醜毒武帝受命後掌宋書韶之為書史序王珣貨殖王珣子宏入相韶之常慮為宏所絕夙夜勸勵後為吳興太守卒

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郭相讓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錮高風節於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於其衰季士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集證劉向之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牛券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見圻案後漢書黨錮



厥子華並貴韶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  
等事見宋書王韶之本傳當從文粹為王韶新史誤以韶為劬注原

韶之弒君之賊也身為豫臬鏡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闕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因  
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劬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  
云裴子野宋略王劬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劬之抗  
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劬表充傳兩傳惟錄其說辭妄  
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惑累累言王劬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  
劬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劬正緣不悟此旨耳晉書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  
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北史王劬傳劬字  
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隋書王劬傳劬撰隋  
書十八卷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劉知幾奏記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  
取嫉權豪手實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  
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方

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全云符堅欲待晉師未濟而擊之亦  
兵法其敗則有天馬見所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晟每戰必

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標為賊  
餅哉晟曰向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  
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  
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冲死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  
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全云俗  
比中州

謂李椅常衮之後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所案唐書常衮傳起為觀察使  
閩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  
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六世孫椅福建觀察  
使吳氏謂吳少誠少陽元濟也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  
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字某皇帝之諸父宗室  
之才子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

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

清唐之小也行黨之實故其俗弊集證劉迥之曰漢之衰

黨在位者惡之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  
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見所案後漢書黨錮

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郭相譏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錮尚風節於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云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於其衰李士

與孫行又曰牛李之黨多  
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  
一也

傳叙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  
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數公卿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  
若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于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于帝共  
白徽納于馬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  
凡四十年措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  
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  
指曰牛李非盜謂何唐繼之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梁案唐書官

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間服服必觀書近儒臣則又納諫智  
深慮遠減玩好有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威鷹  
馬日以馳獵聲色盡其心則必片經術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

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傳休欲與博士祭酒

韋耀博士鄭沖講論道藝耀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  
因妄飾說以拒過之唐書鄭覃傳覃於經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  
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  
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為人鄭  
覃比也宗閔復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  
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

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  
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集證唐志杜佑

玉海五十一佑自序曰隋季文博理道集多主於規諫而畧於體要臣頗探  
政理窮究始終遂假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  
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又云權德輿以為誕章闕議  
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語見魏徵本傳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宏明皇之於姚崇

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城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  
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  
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既數征匈奴黯言益不用生法免官名為淮陽太守  
十歲而卒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  
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  
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

是子如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說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闕案孟說見唐書隱逸列傳○所案唐書隱逸傳孟說汝州梁山人擢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尹畢構以說有古人風名所居為子平里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張文潛

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

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

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

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所案唐書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懷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臣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李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所案唐書

得

元宗紀天寶十四載七月

安祿山反

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為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

得

盧節度使永王璘為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威王琦為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為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唐瑄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北東河北空

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

入其語始惡瑄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

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

致道著論

闕按見程俱房

發揚之

原注晉以琅邪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瑄可謂

善謀矣方樸山云亦未見策之得永王璘可概見矣○所案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

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  
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終於柳

州司戶以新史故之當從唐鑑原注官人深嫉蕡誣以罪

有哭劉司戶詩。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明春秋浩然有林世  
意擢進士第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蕡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  
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蕡對後  
七年有甘露之禍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  
郎以師禮禮之而官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昭宗時羅衮上言  
有遂罹道逐身死異土之言粵西文載亦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  
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已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晉明鄭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

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傳

通鑑蕭宗至德元載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名之并力進明將少騎度河真卿每爭宿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

兼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名之并力進明將少騎度河  
真卿每爭宿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矣唐書大將李光弼以書招賀蘭晉明進明以河  
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畋舉進士  
黃巢陷東都遣其東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拒賊  
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  
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鄭延季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  
近咸聳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以鄭夏兵屯東渭橋行軍  
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為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  
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載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  
言自為留後贊曰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  
中興俄而為孽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

常哀與禮官議禮為君斬哀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為二十七日原注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

證日知錄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嘗概之  
於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臨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



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者且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十四日。繼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既無定日。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唐元宗肅宗之喪。遂改為初崩之後二十七日。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咎夫漢文之作俑也。

韓偓自書裴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

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已八年變為乾化四年 猶書唐故官而不

用梁年號 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闕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曰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為實錄偓即韓偓圖則

卷二十之司空表聖邱邇求云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為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為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予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卻羅隱主居巖朱葆光顏萇李濟梁震黃岳張鴻梁吳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儒見荆公集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

歷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勁可愛後數年奕闕詣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所案此後文李注時錄劉克莊跋韓象先帑後唐書韓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崔允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日知錄十三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

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所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瑒為焦暉白王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

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軍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路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

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 光弼語見唐書本傳 古者治軍

此書係... 卷之... 第... 頁... 日... 卷... 第... 頁... 日...

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名不至。愧恨以沒。蓋以豐具軍旅為二物也。其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邱之敗。朝恩蓋其策。繆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

唐會要六十二史記。武德初。因隋舊制。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尚書省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

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

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耳。○所案彥謙字孝冲，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仁十一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

而俗易。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初為閩人設鄉

校李椅在其前。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所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若昆陵集二十卷，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卷。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

矣。其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表思古議謚曰謚敬宗。其孫彥伯，請改謚太常。魏況敬宗，孝遠兩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宜稱謚改謚曰恭，首雜議更謚曰恭。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集證宋史張洄傳，陳執中將葬，洄與同列議謚為榮靈，其孫許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其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謚恭，以恭易恭，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

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

元齡曰：朕自觀國史，知前

日之惡，為後來之戒，不可不

以國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

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

錄上之元唐天曰後世人居得

獨孤及文苑英華八卷四十七卷

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不可不以國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元唐天曰後世人居得以觀史云云

唐鑑云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自觀國史之前日之惡君後來之戒不可不察以國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君高祖今上實錄上之元唐夫曰後世人居得

獨孤及文苑英華百四十七卷

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名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二物也

其策繆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瑛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懷杖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臣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

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耳○所案彥謙字孝冲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仁十一長賢微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

而俗易原注成公李椅也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原注常袞建中初為閩人設鄉

校李椅在其前閩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使椅○折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著毘陵集二十卷新學碑銘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

矣博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表思古議謚曰謬敬宗孫彥伯請改謚大常魏況敬宗孝遠兩逮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繆宜稱謚改謚曰恭省雜議更謚曰恭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集證宋史張洄傳陳執中將葬洄與同列議謚為榮靈其孫許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洄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抃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謚恭以恭易恭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贈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帝欲大汾陽宮衡進

諫帝意甚不平嘗目衡謂待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也

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子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

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唐書封倫傳倫字

德彝以字顯隋內史舍人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

何至是倫羞縮去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令史記李布傳布弟

丁公為楚將為項羽逐寤彭城西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

者無效丁公。閣後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度

通殺場帝猶削爵流驪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

下也。全云裴度通止以流削處之極足蔽辜。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

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

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

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原注其說本程沙隨。堯案陳氏書錄雜史類

建矣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

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堯案五代史唐

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

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六臣

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

節也。所繫綱目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徵士陶潛卒考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

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何云一條闕得抄本補完考之南致

周揚全云此以傳

山

續通歷以下廿九字向本  
作小注今從何本

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

以賜州刺史後周已世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云十卷宋王禕撰五代

直書其事四事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云十卷宋王禕撰五代  
元做據百度後漢政府遺規多未暇修舉故再其年間法制典章尚畧其於  
畧朝實錄海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繁雜難成編建隆二年與唐會要並進詔  
藏史館又曰租稅相中載周世宗讀長慶集見元微之均田圖見直以圖為元微  
成國須賜諸道而歐史乃云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見直以圖為元微之  
博是編亦無由訂歐史之謬也非實也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

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

乎立言之難也坊案歐陽公五代史司天考第二叙曰自堯舜三代  
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

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天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  
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過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  
霸道豈有二哉得之皆淺深成功有小大耳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坊案五代史晉  
家人傳論曰五

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  
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按

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折案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  
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神祀神鬼  
以迎春從之

故輿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與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

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祭

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折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  
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

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  
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枕被  
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  
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  
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邕從見其儀愴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  
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焉可省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  
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  
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  
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  
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

續通歷下廿九字尚本  
作小注今從何本

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為圖

以賜州刺史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七月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編

賜諸道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

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  
直書其事○集證玉海五十一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采梁開平至周顯德事  
蹟為之通考續通歷十卷晁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馬總  
歷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

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

乎立言之難也坊案歐陽公五代史司天考第二叙曰自堯舜三代

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天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  
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迂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  
霸道豈有二哉得之皆淺深成功有小大耳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坊案五代史晉

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  
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按

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折繁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丑上親詣立青帝壇  
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神祀神鬼以迎春從之

故興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興祈  
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非自

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祭

邕議以為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折繁後漢書明帝紀永平  
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

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  
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枕被  
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  
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

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祭邕從見其儀儀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  
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省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

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  
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

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  
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

也廣曰然子宜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

載之以示學者

字業大書及日齋禁抄事林廣記考海字鈔之始云今指錄必唐書王均信曰元宗時均為初祭使以儀以乘葬者皆有瘞鈔後世甲信和以紙字鈔為鬼事至是均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鈔起於漢世之瘞鈔也西其禱神而用字鈔則月王均始年法死珠杯之紙鈔起於殷長史則元創於均矣呂南公者鈔鄧公不燒楮鈔須天抵漢趙夫家鈔以備福者也少觀漢唐杜詩辨漢文宗備向云南齊廣濟中奉祭侯鬼神之神術有紙為鈔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鈔唐初有紙為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事也

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

方樸山云始作俑者即寓龍寓馬之漸全云漢祭五時及山川皆有寓龍寓馬其後遂以代駒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

四條略率於業愛日齋杜詩辨証載文宗備月云南齊廢度却採編且近世去夫不祭祀多而不修惟杜心獻之家因其述祖并廢書儀四時之事以今日之

近世又作忠獻嘗集唐御史鄭公則等七宗祭儀泰湖而用之魯祥氏考用方今宗祭式以法与杜氏大以相似而泰以時宜以方之外元日瑞年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廢以為雅出於世俗就孝子之心不忍違眾而忘親也

目策自設問答引經史為訓注憚太宗子故用梁

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闕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

為虞世南何也全云世南兔園冊子即今北堂書鈔也集證晁氏讀書志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也所業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誦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

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皆以不良死并從珂亦不得

全鳴呼是殺繼岌之續也所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從也遣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奉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明宗崩于雍和殿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封宋王即後唐莊宗明宗養以為子愍帝即位從厚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衛州以太后令降為鄂王遂即位鄂王清

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子都而明宗崩即位于極前廢帝李贊王氏

此書... 漢書... 禮記... 周禮... 儀禮... 禮記... 周禮... 儀禮... 禮記... 周禮... 儀禮...

四條略李杜葉 愛日齋  
杜詩辨証載文字宗備烟云  
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  
之術剪紙為錢以代束帛  
至唐成行其事云有益幽  
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  
紙為之

也廣曰然子宜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  
禮永為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錄謂

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為之  
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

備迺令祠官進時積牢具色食所勝呂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山川用駒者  
悉呂木寓馬代史記封禪書秦時駒四匹木寓龍樂車一駒木馬車一駒各  
如其帝色據此則馬已足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唯顏魯

龍馬實傲於秦也  
公張司業全云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闕按鄧州乃錢若水

不燒楮鏹呂南公為文頌之  
方樸山云始作俑者即寓龍寓

川皆有寓龍寓馬其後遂以代駒  
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

進士宏辭皆高第官光祿卿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  
月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合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著灌園

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其錢鄧州不燒楮鏹頌宋文鑑取之邵伯溫聞  
見前錄曰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鏹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

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之心乎  
宋葉大慶云徐度却掃編云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

目策自設問答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

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  
闕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

為虞世南何也  
全云世南兔園冊子即今北堂書鈔也集證晁氏讀書志

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  
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謂也所業文選謝惠連雪

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  
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

質野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  
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

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

全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  
所業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

為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莊宗本得也遣嗣源  
至魏兵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春

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明宗崩子承繼和殿愍帝明宗第五子從  
厚也封宋王即德裕也從珂本莊宗臣明宗養以為子承繼即位德裕王清

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  
于都而明宗崩即任于極  
前廢帝承繼王氏

秦三年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  
曰繼發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襲勸繼發馳趨京師以收內難行至  
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發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  
發縊死案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榮誅死從厚即愍帝為廢帝從  
珂所弒從益為漢高祖所殺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得申爾父為亂軍所  
逼爾宜往軍謀意中使爾從璟歸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殺之從璟所  
曰我父為亂兵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  
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  
璟通關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

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書告身有廢賤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勅文班丞即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廢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官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言請罷納錢以為利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中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載秦罷綾軸錢事厚齋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為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慮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綾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為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

范質欠世

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 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訓關按五蠹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為人臣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見所案五代史馮道傳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張承業以其文學薦之晉王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明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又事晉契丹滅晉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滅漢道又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論曰予讀長樂老叙其可

謂無廉耻者矣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得受素衣冠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論本張魏公○折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請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圖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漢紀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德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朱温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况千萬人之心乎閣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全云

凝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尚不欲盡負初心乎○折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僧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言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宋表文苑備開評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略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忠疾其能為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黃顧李珽曰何謂内黃珽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内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今

在陳留折案珽李珽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珽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按五代通錄李珽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

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見折案陳氏書錄史部編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

也周廣順初拜世宗一死為可惜

錄繁冗節畧而成此書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晏曰  
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  
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即此地也後漢郡國志三兖州陳留郡  
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作陵廟于小黃後漢書光武紀三年  
幸內黃注地名屬魏郡今相州名又郡國志云



